



## 苇色故园

■ 刘晨强

我常常想起童年，想起童年的村庄。眼前辉映的是故乡那一片无边的苇色。想起过去，心海就在润湿中透出油油的绿意，浮躁的心便一如故乡的河面一样平静，有时还像苇林中的鸟翅一样在风中动情地摇曳。

故乡啊！

我童年的故乡，完全没有现在的规模及张扬。那是冀北平原上一个隐没在芦苇丛中的小村庄。由于地势低洼，不是水乡，却浸润了汪汪清水，生出了片片苇林。于是春嫩，夏翠，秋黄，冬白，这些变换的苇色，便像应时的衣裳般披挂在村子周围，和那无边的翠树绿野连成一片，延伸到远方，几十户乡邻便生活在这岛屿般的村落。我喜欢这里的每一个季节，每个季节都荡漾着我童年时的欢乐。

春天，河地无水，地气回升，苇笋在润湿中冒出尖角，满河满地都是。我便和一群贪嘴的孩子去拔锥（苇笋），并且专挑大的拔。水洼中的苇笋最好，个儿大根白，吃到嘴里又脆又甜，小伙伴们乐此不疲。苇笋甜润了我的童年。等到苇笋抽叶后就不好吃了，但却好看。微红淡绿的叶片如同一面小小旗帜插满了河道的沟沟坎坎坡坡沿沿，与岸边那报春

的柳芽一起染绿了河道村庄，也染绿了孩子们的世界。

待到苇笋抽成苇秆，便褪尽了残红，鲜润成嫩绿。苇秆在春风中拔节，在夏风中展叶，出脱的日渐青葱翠绿，飒爽精神。到了端午时节已抽穗顶花，高及没人。一滩滩，一片片，滩滩片片连成绿海。清风吹过，苇秆相击，苇叶相碰，你挨我挤，弥漫成绿雾。

此时，大人们忙着劈苇叶包粽子，宽大的叶片葱翠清香，在母亲手中越擦越厚，一如母亲宽厚的性格。孩子则出没于苇荡，淘鱼摸虾，捉青蛙，拧苇笛。那绿色的笛音质朴清越，从我口中颤出，陶醉在心里，以致成年后仍然难忘。

雨后的苇河，有了更多的乐趣，水大了，水鸟也多了。常常有长嘴细腿的水鸟在浅水里驻足，身子小巧，翎羽水亮，它们不时用嘴啄水中的东西，待你稍有动静，便警觉地轻叫着远去。而最吸引我们的要数“呱呱鸡”，这种鸟敏捷轻盈，翼长，多灰色，在苇上架巢。风吹苇荡，巢极易落水。我们便趁机拾鸟蛋，抓小鸟，急得成鸟扑俯旋飞，叽喳乱叫。夜晚，我们则枕着蛙鸣入睡，拥着月光入眠。梦中都笑出声儿。

呵，童年的夏天，星光灿烂。

我总认为，秋天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，色彩斑斓，炫人眼目。故乡的苇林也是如此。这时，那无边的芦苇褪尽了绿色，染金摇黄，芦花则盛开如雪，雪白覆着金黄，金黄映着秋水，蓝天上北雁南飞，雁鸣阵阵，多美的秋天啊！北风一吹，纷扬的芦白点染了绿水金苇，也飘到了庄禾树上，整个村庄都淹没在芦花的海洋里，隐入绚丽的画中。

收苇晚于庄稼，常常要等到初冬时节。那时候，树叶落尽，原野一片空旷，只剩下村边一片片耀眼厚积的金黄。田里无处可躲，野兔便藏进苇塘。于是，割苇逮兔便成为刺激惊险的好戏。随着苇林一片片倒下，包围圈越缩越小，最后野兔再也无处可躲，在人缝里逃命。人们则大呼小叫蜂拥而上，镰砍手抓。捉住后剥皮搭灶，集体会餐。

故乡的芦苇质坚而韧，色泽金黄，是上好的细苇，当时人们挑到集上去卖，一说是马庄苇都争着买，卖得快而且价高。收苇以后，便是冬季了。倘若水大，河面便有一层冻实的冰，玻璃一样平静光亮，从不同角度映着村落，也映着孩子们的心。

打滞，滑冰床，凿冰垂钓，变着花样玩儿，连上下学都绕着冰河走。整天人欢马叫，玩儿得忘了吃饭，玩儿得月上柳梢……

苇塘，真是我的乐园啊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人们开始躁动地铲掉苇根，填河造房，办工厂。不断膨胀的村子从四面八方外吞噬着河床苇地，夏绿秋黄，吞噬着我童年的欢情乐土，童年的梦，甚而延及那村边路旁的遮阳绿树，那田野沃土青纱帐……村子的衣裳没有了，赤裸的生活风干了少年润泽的眼神，一切都变得干燥枯萎。

不知为什么，每想到这些，我浮躁的心便更加浮躁，一如那风中的苇林不再平静。我想啊！想故乡的水色长天，绿苇蛙鸣；想那清笛鸣雁，想那带着笑声的家乡……

不，不只在记忆和梦境中，在东风的召唤中她正变成现实。看，河地里又有了苇根吐绿；听，河床上又传出水声蛙鸣……请相信东风的力量吧，那渐行渐远的乡村画卷已在朦胧中掀开清晰的一角，正满怀绿意向我们姗姗而来。

## 当年有佳人

■ 王淑霞

绿盖叠翠，红衣飘逸  
当年有佳人，含笑静立水中央  
金丝缕，碧玉盅  
浑然天成的祥瑞之光

翠裙小鸟为她浅唱  
红衣蜻蜓给她点妆  
丹霞之色，祥云之光  
媚，媚而不俗，艳，艳而不妖

想要一只轻快的小船  
好借一片清幽的暗香  
好羡慕，又嫉妒  
翩翩起舞的红衣娘  
因为，她可以随时陪伴佳人  
沐浴霞光，自由飞翔

府，心里总有点儿胆怯犯怵心脏直突突。

“喂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找冯县长。”

“啊？你也找冯县长？冯县长认识你是那鬼儿黑？快滚一边去。”门卫看老憨这身行头，认准他也是个上访户。

“狗眼看人低”，老憨也是喝过墨水的人，知道门卫就是个看家护院的，便凑近了说道：“小伙子，怎么说话呢？找县长就是告状吗？我和县长是同学，麻烦你给冯县长挂个电话，看让不让我这个土老帽儿同学进大门？”老憨还是头一次腰板挺得这么直。门卫不再说什么，让老憨在本子上面登记。

老憨找到政府办公室，敲门进来，一个小伙子上下打量好一阵子问：“有事吗？”老憨说：“我找冯县长，他在吗？”

“不在。”小伙子回答很干脆。

老憨从衣兜里掏出泛黄的电话本，开始给冯清打电话，电话里传出：你拨打的电话是空号，请查正后再拨。老憨又回到政府办公室，问小伙子要冯清的手机号，小伙子很是不耐烦：“领导电话不能公开”，小伙子见老憨站着不动地儿，就说：“要是反映问题就到信访局去”。

无助、沮丧，老憨绝望地坐在政府大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，从怀里掏出了那半瓶二锅头，咕嘟咕嘟地灌进了肚子里。

忽然，老憨看到冯清从办公楼里走出来，替冯清夹开车门的就是在办公室看到的那个小伙子，他不是说冯清不在单位吗？老憨揉了揉眼睛，定神又仔细看了看，“冯清，就是他”。老憨急忙站起来，想冲过去，但是，他立马又改变了主意，退回到马路牙子旁，随手拉低了帽子，用帽檐遮盖住了大半个脸，表情呆滞地望着冯清的车子驶出了政府大门，拐上了门前的马路，很快就消失在了视野里……

天阴得很沉，不一会儿就下起了雨。

秋后的雨水很凉，拍打在老憨的脸上，冰冷在老憨的心里。雨水混合着泪水模糊了老憨的视线，老憨在雨水里脚步沉重地往前走着，身后甩下了一片泥泞……

很晚了，老憨还没有回家，全家人都很着急。

几天后，人们在山崖下面找到了老憨。只见他双手紧紧地抱着个破旧编织袋，地上撒落着花生、大枣和山核桃……



夏日荷花淀  
摄影 | 刘向阳（河北）

## 老憨走了

■ 刘金山

风很大，一宿没停，随着寒风呼啸，天还下起了雨，冷雨拍打着窗户，窗户玻璃上流淌着道道泪痕。冷风从窗缝里挤进来，割划着老憨的脸，也刺疼了老憨的心。老憨是老三届，家庭成分高，三十好几的老憨才花钱买了个“老广”做媳妇。

生产队炒摊子了，老憨承包了五十多亩山坡地。老憨在山坡地里栽了果树，利用树的空当种杂粮，还散养了好几百只鸡……

老憨给独生闺女招了个上门女婿，小日子过得很滋润。

刚上任的村主任是村东头二愣子。二愣子已经眼馋老憨承包的山坡地好多年。他才不管承包合同是不是多少年不变，硬是要来个“打土豪分田地”。

老憨被叫到村委会。“老憨，我日的！你竟敢和本主任瞎逼逼，我今天就代表村民教训你，你这个狗娘养的”。“啪啪啪”不分青红皂白就朝着老憨来了几个嘴巴子。

老憨咽不下这口窝囊气，天刚亮他要去乡里讨说法。

今天周六，胡副乡长值

班。老憨壮着胆子敲了一下乡长办公室的门，好久，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走出来，脸上还泛着红晕。

老憨推门走进值班室。胡副乡长正对着镜子整理衣服，看到老憨闯了进来，心里很是不高兴。

“你这是越级上访，是违法行为，知道不？”胡副乡长根本就不让老憨继续说下去。

回到家，“我真他妈活得窝囊”。老憨当着女婿的面又狠抽了自个儿几个嘴巴子。

晚上，老憨翻来覆去地

睡不着，他忽然想起了十年前的那次同学聚会，也想起了他的同学冯清来。

一眨眼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冯秘书现在已经是政府常务副县长，也是个经常在电视新闻露脸的主儿。老憨平时显得很低调，从没在别人面前显摆过自己和冯县长当年睡过一个大通铺。

“不行，我这就去县里找冯清。”

天还没亮，老憨就提溜着一个编织袋子等公交，袋里装着花生大枣和山核桃什么的。

老憨还是第一次进县政